

## 第一编

# 男人 + 女人

不了解人类的过去 就无法了解  
人类的未来。

——勒鲁瓦-古尔安



为了弄清两性关系的来龙去脉，不可避免的要追溯到原始社会。但是谈何容易！对史前人的风俗习惯我们一无所知，要论及两性关系，也就难上加难。有关当时主宰两性关系的法则，人们的情感，以及困扰他们的矛盾纠葛，我们只掌握了一些并不可靠的间接证据。这就是为什么史前史学家很少涉及这个问题的原因吧！

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欧洲人最大的毛病是喜欢根据自身的生活环境来解释事物的起源问题。”列维-斯特劳斯又反对拿远古文化与原始文化作牵强附会的比较。那么，怎样来着手研究旧石器时期的黑大陆（指非洲）呢？在那样一个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文化形形色色，社会风俗和生活条件也迥然不同，我们又怎样理解这个时期的男女关系呢？怎样猜测男女两性扮演的不同角色、在日常生活管理和宗教（或巫术）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各自权力的重要地位呢？

三万多年前，史前人就留下了他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痕迹。但在技术经济遗迹、墓室或艺术品这些直接联系着历史的东西中，我们只能发现一些“零星的铭文”。缺少可作比较的原型，怎样理解这些铭文呢？想象是唯一的向导。但想象并不等于创造，它要借助于类比和现代社会的不可避免的反照。

在谈到平斯温（地名）的马格德林时期（指欧洲西南部旧石器晚期）的猎人时，安·勒鲁瓦—古尔安毫不犹豫地指出：他们与现在仍生活在同样条件下的爱斯基摩人、澳大利亚土著人，或非洲的布须曼人不无相同之处。为了描述旧石器时期的两性关系，我们绞尽了脑汁。我们的想象力既从关于原始社会的已有研究成果中获取灵感，又受到西方现代社会演变的启发。换言之，我们采取的是当代人类学视为畏途——如果不是死胡同的话——的方法。

既然我们执意要想象出消失了数千年的两性关系、价值系统和古代社会权力分配的种种表现，不这样又怎么办呢？一部分构想是难免的，然而基本的东西不是因此更清楚了吗？

随着我们逐步接近史后人，两性标志就变得日益分明。这一时期新的技术成就不仅展示了技术进步的情况，而且

还揭示了由此建立的新型的两性关系。当时的宗教和艺术作品——我们更能了解其意义——更能说明男女各自的地位。它们的演变显示着其发展前景和权力关系的变动。只要看一下祭祀和艺术反映的对象，就可以猜出是男性还是女性受到巫术或宗教权威的赞美。巫术或宗教权威在当时执掌着生育这一基本权力。一个新人物的出现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标志着对两性权力的重新评价，从而改变了从前的权力关系。权威从来就不是一朝得手便可万世不变的，它随着技术的发展、观念的变动而变更。

总之，我们窥视这段遥远时期的人类历史，不仅为两性关系的演变所吸引，而且发现当初两性的权力相对平衡，往后发展，才出现了一性对另一性的普遍压迫现象。我们的构想也许就应从这里开始。

## 第一章

# 两性的原始互补关系

环顾历史，我们发现男女两性不仅互有差别，而且也互为补充。他们几乎共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主宰生活、传宗接代、同享欢乐、发挥热情——没有热情，人类便会衰亡。倘若两相分离，男女都显得毫无用处，面临死亡，只有联合才有意义和价值。一方必须与另一方结成配偶，通力合作，人才算完全，或者说完整、完善、完美。没有任何东西预示一方占有绝对优势，而另一方存在的理由不够充分。

从身体方面看，两性互补是显而易见的；而从各自所起的作用看，两性互补就不那么明显了。但只要略加观察，就可证明，在所有人类群体中，总有些事务分配给一方，而

禁止另一方干预。

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纵然差别巨大，两性分工似乎成了一条定律。它不仅把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区别开来，而且在所有地方、在众多今天已知的社会劳动中，都能看到两性分工。这大概是人类天性的一条基本法则吧！果真如此，我们愿努力把它确定下来，就象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把禁止乱伦作为一条规律确定下来一样。他指出禁止乱伦是连接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纽带，并着重强调它的普遍性和必要性。如果两性分工也是如此，那么我们今天社会的进化，很可能预示着一种突变。

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倾听人类学家和灵长类动物专家的意见——看来他们的意见与人们所知的原始社会的情况并无二致。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涉及两性互补的实质和内容，再提出两性权力分配和一方优于另一方的重要问题。

## 一、人类的天性

人类天性的一个普遍法则

只有人种学家和人类学家可能把他们直接观察到的多种多样的文化以及在无数差别之上联系这些文化的共同点告诉我们。他们大都声称禁止乱伦是人类的普遍准则，同时，也一致强调男女分工的普遍性。

约在三十年前，玛格丽特·米德就曾写道：“我们发现，事无巨细，男女承担的任务终究有别，这种区别在形式上是五花八门有时甚至是尖锐对立的。这一情况并无例外。迄今为止，还未见到哪一种文化曾明确规定：男女之间除了在生育后代中起的作用不同外不存在任何差别。也没有哪一种文化宣扬这样的观点：大家都是人，具有不同属性的人，谁也不能硬性规定哪种属性是男性的，哪种属性是女性的。大家都自然接受了这种分配：某些属性归男性，某些属性归女性，某些则为双方所共有。无论这种分配怎样武断，但两分法始终存在于每个社会中。”

今天，弗朗索瓦兹·埃里迪埃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她说重要的是应该承认二元论是第一位的，“一切都应被分为两个部分，并应根据对应的两极将不同部分指定给这一性或另一性。”埃里迪埃比米德走得更远，她不仅坚持两分法，而且认为这种区分必然带有不对称性和不平等性。她指出，男女总是“互相对立的”：女人反男人之道而行之，“男性是尊贵的性别，女性是卑贱的性别。”在她看来，这种议论实在浅薄。于是，这位美国女人类学家始终关注这些差别的起源和现状问题：它们是源于天性还是产生于社会？是深深扎根于哺乳动物天性中的绝对需要，违反它就会招致个人疾患或社会弊端；还是为了便于共同生活而出现的必要的社会协调，即便这一需要不象前一种那样深刻也罢？弗朗索瓦兹·埃里迪埃认为两性不平等的原因在于男女的本性：“毫无疑问，男性所具有的身体上的优势，特别是妇

女在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负担沉重，活动受到限制以及她们表现出来的脆弱，是人类初期存在这些差别的基本原因。换句话说，性别二元论首先根植于身体的奥秘之中。然后意识形态利用了这种体现男性占绝对优势的二分法，将其推广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知识的各个部门。此后，每个社会都接受了根据性别来确定才干、评价行为和品质的这种二分法。

然而，不管人们对性别两极分化作肯定还是否定的评价，大家都一致承认两性互补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特征，包括那些侈谈平等行为的社会在内。在阿米洛特群岛，有个马鲁人的部落。部落里的男女扮演的角色差别很小：他们广泛参加宗教活动，共同管理一切事务。在这群清教徒中，男女性别的社会地位与在性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两性在经济与宗教生活中虽然平等，但在性吸引中“女性的命运却远不如男性。在这一方面，作为女性，她们奉献自己的身体，但总是遭到贬斥，好象她们是性生活的作俑者。作为女性她们并不幸福，不是由于得不到男人的荣誉——影响、权力、财产——这一切她们都能得到——而是因为女性的性机能、生育能力和母性使她们受到蔑视。”这里也象其他地方一样，女性被视为应予深藏的灾祸。两性间互补关系虽然极为强烈地表现出来，但这种关系并不平等，它是建立在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基础之上的，在性生活中女性的感情因素得不到男性的尊重。

在南方，有一个海上部落，叫蒙都古洛尔。在性生活

中，那里讲究两性互相角逐。开始就象第一轮拳击比赛，互相撕打、抓咬；没有互相的爱抚，只有性欲的满足，纯粹的女性生活十分可怕。除了生理需求外，怀孕和哺乳是令人生厌的，应尽可能加以避免。因此，米德写道。如果一个社会不分成两方（一方是成年男子，另一方是妇女儿童）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即部落的衰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双重结论。其一：完全取消某个性别的特性是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无视这一真理，人类就面临死亡。这个观点在一些人看来象是老生常谈，但只要看看西方当代社会男女的行为，就会发现很明显的道理往往被搅混了，因此，完全有旧话重提的必要，甚至老生常谈也有其新颖之处。其二，正如乔治·巴朗迪埃所说“建立在两性间的关系似乎要适应那些古老的、不可侵犯的社会结构”而一切想破坏这种结构的企图 即使其目的仅在取消等级关系 也是一种带有腐蚀性的“革命”。性别两分法是所有二分法的典范，是“世界历史的范例”。

这就表明，当代西方社会对二分法提出的质疑怎样触动了我们身上古已有之的东西，并且冒着扰乱人类社会永恒秩序的危险。

### 人类与灵长类动物的分界线

在所有已知人类群体中，男女之间技术经济关系具有密切的互补性。对原始人来说，这些关系甚至有着“严格的专业分工”。而在动物世界里 则不存在这种状况。在食

肉动物中，雄性、雌性一样狩猎；灵长类动物获取食物全靠个体劳动，没有任何两性分工的迹象。

人类学家、灵长类动物专家萨拉·赫迪发现，与人类相比，动物具有更大的自理性：“在很多社会里，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男人为她狩猎、挣钱；或者一个男人没有女人给他做饭，那对他们彼此来说都是相当不利的。相反，在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中，每个成员负责它自己的生活，人们所看到的唯一例外，是黑猩猩偶尔也分吃肉食。即使那样，雄性猩猩仍有独占猎物的趋向。在任何情况下，一性都不依赖于另一性获取基本食物。”

雌性动物虽有获取食物的自理权，当她们做母亲时就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简·古多尔在用几年时间观察一个名叫弗洛的黑猩猩和她的孩子们的生活后，向我们叙述了这位母亲的艰辛。她必须把幼子背在背上，边找食物边看护孩子。通常她要花好几个小时钓白蚁，并把这项技术传授给孩子们；与它们玩耍、抓挠、爱抚，并保护它们不受雄性动物的侵犯。

人类的饮食制度要求劳动分工、资源共享。在已发现的所有原始部落中，狩猎通常由男子承担，采集则由女子完成。肉食和蔬菜结合是食物均匀的基础。男女互相交换资源，用动物蛋白换取植物蛋白。大概就是在这种原始的交流中体现了人与灵长类动物的区别，它既是两性互补源泉，又是完全属于人类的一种社会现象的起因。

大家一般承认两性分工是人类进化的生理答案。为了

更好地理解两性互补的生理原因，我们可以往前追溯得更远一些，直到雌性灵长类动物非常缓慢地向人进化的时期。

这种演变是八、九百万年前从非洲开始的。以前，每个动物供其所需，单独活动。某些学者认为，当旱季不断延长，危险的热带草原出现时，人科动物不得不学会把食物搬到安全地带去。这样，就开始了很多人学家尤其是海伦·费希尔所说的这些灵长动物用两脚行走的现象，由此产生了身体、社会 and 情感的三重变化。

慢慢地，为了适应这种行走的需要，人科动物的骨骼变化了。他们的大脚趾可以自己转动，与其它脚趾平行，踝骨增强了。在髌骨延长的过程中，膝盖往内转。骨盆对正增强，可以支持躯体的重量。骨骼的变化开始时对雌性向人类进化曾有不良的结果。

小骨盆的调整导致雌性产道各平面的径膜缩短，增加了分娩的困难，致使很多雌性死亡。自然选择完成了它的作品，新的遗传规律出现了。雌性提前分娩，婴儿头颅相对变小，更容易沿着生殖道生下来。但雌性并未因此得到解救，因为早产的婴儿需要增加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照料。两足行走迫使她们把幼子抱在怀里或背在背上，因此，她们更难捕捉到动物来满足自己和下一代的需要。和男性达成一项协议的时候到来了，两性契约于是很快形成习俗。

在繁衍过程中，自然选择有利于那些在大部分动情期交配的猿人。雌性开始消失动情期，为性生活的连续性创造了条件，猿人的日常生活变化了。按照海伦·费希尔

说法，雌性性机能的经常易感性和面对面的交媾方式揭开了人类最基本的一项交流——情爱的序幕。它们的诱惑使雌性得以与雄性建立经济联系，从而维持生命。两性之间学会了分工，交换肉食和蔬菜。性生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经济的依存更加强了这种联系。

以后，母亲能同时料理几个孩子，外出奔波减少，开始在一个了如指掌的有限天地里度过一生。在她采集植物时，雄性便去寻找肉食，然后回来分给她和孩子吃。因为这种分工使孩子更容易活下来。

到了两百多万年前，猿人就与类人猿截然不同了。欧文·洛夫乔伊对此作了一番比较：

猿	人	类人猿
完全住在地面上		一些主要栖居在树上，另一些住在洞穴里，没有住在地面上的
两足直立		四肢行走
成对的生活导致成立家庭		不成对生活，没有家庭（除长臂猿外）
雌性和小孩活动减少		雌性四处寻找食物，并随身带着幼儿。
可能有定居地		没有固定住所

猿 人	类 人 猿
分食	不分食
开始使用和制造工具	使用无意义的工具
大脑继续发育	大脑停止发育
性交连续性	只在动情期交配
同时抚育几个幼儿	一次只抚育一个幼儿

当然，猿人离智慧人还很远。但是人类所具有的特点，那时有的已经实现，有的将要实现，尤其是两性分工，在那时就出现了。差不多又经过两百万年，猿人由南方古猿过渡到直立猿人，再到尼安德特人，才出现了三万多年前的克罗-马尼温人——我们共同的祖先，欧洲智慧人的第一个代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性互补关系日渐突出，并被确定下来，它仿佛成了人类的印记，成了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 二、狩猎——采集时代的两性互补

史前史专家认为，旧石器前期约从公元前三万五千年开始。这一时期，智慧人拥有了大部分世界，建立了卓越的文明。同时，出现了对死者的祭祀，艺术创作也迅速发

展，于是形成了我们今天刚开始发现的复杂精神现象。

在这样一个比我们的历史长约十倍的时期里，气候变化对我们远祖的生活条件产生了影响，很可能对男女关系也有所影响。就是说，对这一时期两性关系的任何结论只能是推测性的、近似的。

然而，专家们之所以冒险去寻求答案，是因为他们确信所有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这种生活方式至今仍没有完全消失。安·勒鲁瓦-古尔安指出，即使现存的三十多个狩猎—采集社会不足以反映男女关系的共同面貌，但爱斯基摩人、澳大利亚土著人、非洲布须曼人或比格美人目前仍生活在同古代马格德林时期猎人一样的技术、经济基础上。这些生活条件既有利于两性保持一定距离，又有利于两性互补。

### 两性分裂的痕迹

非洲有很多描述起源时两性分裂的传说，这种分离既然是地理和经济上的，因此也是相当彻底的。在肯尼亚，马阿赛人讲述说：在人类起源时，男女组成两个独立的部落，各过各的日子。女性饲养羚羊，男人饲养家畜。部落自治，互不相干。男女只是在森林里调情时，才偶然凑在一起。生下来的孩子跟母亲一起生活，若为男孩，长大后，就去加入男性部落。直到后来女性因为自己的愚蠢和内部争执，失去了羊群，才不得不并到男人部落里来，并答应做他们的妻子，完全依赖他们。

在西非，也常常听到两性最初分离的神话，但对两性分离的起因却说法不一。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古老的传说是不真实的，常常只是思想观念颠倒现实的反映。但那么多传说都提到两性最初分离，是不能忽视的，好象它们传播着直立人时期的遥远记忆……

旧石器前期的狩猎—采集社会肯定不属于那个阶段。但许多迹象表明，男女两性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当时很可能形成了两个相互独立、相互宽容的群体。

狩猎和采集的自然分工带来了两性的差别，造成了两个活动领域，也许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塞奇·莫斯科韦奇介绍说：在次北极居民埃鲁人中，男女分工十分明确，女性很少外出，根本不穿衣服。她们只在住地周围的狭小天地里采集，男性则到广阔的世界去游猎。女性有时也出去寻猎，但只捕捉小动物。

随着动植物的增减，当时的人过着半游牧式的生活。这种生活对男女关系有着决定性影响。男女沿着独立的轨迹获取食物；拥有各自的地盘，从而完全过着分离的生活：女人带着孩子，男人看管自己。等到完全定居下来后，旧石器时期的男女仍保持一定距离。安·勒鲁瓦—古尔安称之为“史前定居生活的男性天地和女性天地”。

我们也可以假设男女不在一起吃饭。两性分开吃饭是多数原始部落至今还保留的一个风俗。在非洲，则差不多随处可见。在别的文化系统中也存在分开吃饭的现象，如库尔德人、印度吠陀人。圭亚那和尤卡坦的印地安人等等。

而且，分餐可能引起两性一定程度的分离。

实际上，旧石器时期的采集—狩猎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感知的配偶生活的痕迹，至今，我们也没有在当时十分丰富的壁画和家用器皿遗物中发现一点点配偶生活的描绘。安·勒鲁瓦—古尔安对此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他说：“有关动物或人交配的描述，甚至基本性征的表现全都无法寻觅。”最多只能找到次要性征，表明动物属于一性或另一性。在女性画像近旁，也找不到带生殖器的男性画像。

我们仔细考察旧石器前期的所有壁画时，发现并不缺少男女的画像。在马格德林时期的壁画艺术中，就有很多表现两性的作品，它们或写实或抽象，依时而异。它们在空间布置上构成相互独立的群像。比如在拉斯科，这里跟其他一些地方一样，有很多马格德林时期的壁画，在岩洞里分成三个部分：进口、中央、底部，从而构成三组不同的群像。男性群像一般在进口处和岩洞深处，女性群像大多在中央，放在主要作品里，或者靠近主要作品。

从表面来看，旧石器时期的两性分离已经反映到艺术作品中来。至少这是我们的远祖自己留下的形象。男女两性似乎分成了两个独立的集体，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的关系和交往情况。但是，他们肯定有基本的关系和交流，否则，人类的生活和部落的繁衍就无法得到保障。

### 两性互补的迹象

两性分工，尽管是基本现象，却不排斥两性互补。相